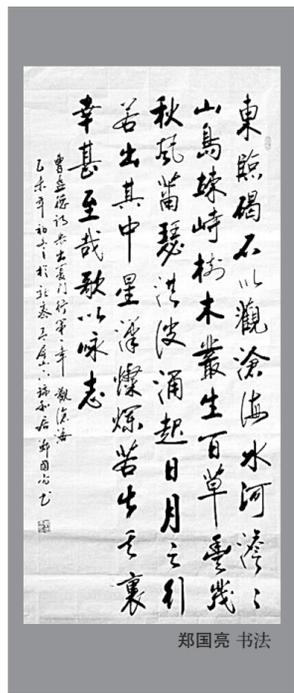


散文

洛邑览山说邙山

温玉克



郑国亮 书法

民俗

官打捉贼

连航

官打捉贼为四人玩的游戏，分为“夺官”和“打贼”两部分。

“夺官”的方式有很多。一种是投掷法，找一片空地，间隔5米左右画两条平行线，游戏者每人脱掉一只鞋，留一定的空隙竖立在其中一条线上，并规定自右至左竖立的鞋子依次代表贼、官、捉、打。游戏者站在另一条直线上，一次一人用自己的另一只鞋投掷竖立的鞋，投中代表什么身份的鞋子就出演什么角色。另一种方式全凭运气，游戏者先找四张小纸片，上边分别写上官、打、捉、贼四字，然后将纸片折叠起来，每人各选一张，打开纸条看后，大家互不表明身份，暂且等待。

选定身份后，“官”会摆出长官的架子发号施令“衙皂们，快把毛贼给我押上来！”此时“打手”会马上站到“官”身边待命，“捉”也就清楚了谁是“贼”，立即前去捕捉，“贼”更机敏，在“官”发令的时候早已拔腿逃跑。

“捉”抓获“贼”后，会将其押到“官”面前，“官”就会装模作样地发号施令：“大胆毛贼，竟然偷东西！听差的，给我打！”负责行刑的就是“打”，他会应和一声，然后把食指和中指并起来当戒尺，拉过贼的手心或手腕开始打，边打边唱歌谣：

“打”唱道：“一五一十骑白马，问问清官打不打？”

“官”说：“打！”（若说“不打”游戏便至此结束）

得令后“打”接着行刑，并唱：“打人治，偷人敲，问问清官饶不饶？”

“官”回答：“不饶！”（如回答“饶”游戏便到此为止）

打手再打两下，问道：“一五一十过门瞧儿，问问清官打几歇儿？”

“官”根据心情及与“贼”的关系随意说出个数字（一般不超过十），打完本轮游戏结束。

在游戏过程中，如果“贼”的人缘不好或者与“官”的关系不好，甚至遇见“糊涂官”都会被重打，打哭的情况都常有。这样一来，孩子们早早地就会明白：饿死不能做贼，做贼就得挨打！

邙山，又称北芒、邙山，自西而东，为秦岭余脉，崤山支脉，是洛阳北面距洛阳最近的一座山，它和比它更北的黄河一起，构成了帝都洛阳北边的两重屏障。

北边是黄河，南边是伊洛河，邙山突兀横亘其间，成为它们天然的分水岭。

邙山，基本上属于土山，算不上高峻，所以，在洛阳称邙山，在偃师叫邙岭。

天下名山无数，邙山以何闻名古今？

陵墓。

邙山陵墓总数在千座以上，放眼望去，东汉、曹魏、西晋、北魏等帝王将相的陵墓星罗棋布。

何也？

洛阳葬习俗讲究“枕山蹬河”，邙山土层深厚绝无水患，被视为阴宅的风水宝地。《辞海》解释：邙，亡人之乡也，意谓最适合死者安葬的地方，故有“生居苏杭，死葬北邙”的民谣。

古诗中可窥一斑。

“北邙何垒垒，高陵有四五。借问谁人坟，皆云汉世主。”（晋·张载《七哀诗》）

“北邙山上少闲土，尽是洛阳人旧墓。”（唐·王建《北邙行》）

这几句只是描绘了一种现象，下面这两首就意味深长了。

沈佺期的《北邙山》：“北邙山上列坟茔，万古千秋对洛城。城中日夕歌钟起，山上惟闻松柏声。”

明代薛瑄的《北邙行》：“北邙山上朔风生，新家

累旧日冢平。富贵至今何处在，断碑零碎野人耕。”

王公贵族把葬身北邙视为哀荣，那土生土长的老百姓也总要找片埋骨之地啊，以故邙山上下，大大小小的陵冢坟墓随处可见。

清明细雨，上坟烧纸的百姓三五成群蜿蜒于阡陌，沟沟壑壑间，鞭炮阵阵，轻烟袅袅，而那些高大的陵墓呢？怅然落寞在烟雨中，他们的后人零落何处？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“汉寝唐陵无麦饭，山溪野径有梨花。”

葬在邙山的名人很多，成汤、苋弘、吕不韦、班超、光武帝、汉献帝、西晋司马氏、南朝陈后主、南唐李后主、诗圣杜甫、大书法家颜真卿、王铎等，他们陵墓被一些学者称为“东方金字塔”。这是一笔文化财富，依托这些陵墓群，洛阳独辟蹊径，在邙山脚下建了中国第一座古墓博物馆——洛阳古墓博物馆。

北邙的累累墓冢，居然催生了一种便捷实用的盗墓工具——洛阳铲。100年前，洛阳人李鸭子发明的这种可用来辨别土质的洛阳铲一经问世，便成为盗墓和考古不可或缺的工具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当地人利用邙山土层深厚的特点，开挖出“地下四合院”，当地称地坑院，其“进村不见房，闻声不见人”的独特，和湘西的吊脚楼、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有一比。

邙山，实际上是一条起伏伏的黄土丘陵，很难找到奇秀的奇峰，但还是有几个山峰名载史册的，西曰翠云峰，中曰首阳山，东曰凤凰山。

翠云峰在邙山西部，因树木葱郁苍翠若云而得名。

翠云峰上有座青砖庙院，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，这就是遐迹闻名的道教名观上清宫（初称老君庙）。据说当年老子曾在此炼丹悟道。

首阳山孤峰突起，是偃师境内的邙山最高峰，因“日出之初，光必先及”故此得名。武王伐纣，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，未果。牧野一战，殷师倒戈，纣王自焚。伯夷、叔齐悲而歌曰：“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”乃义不食周粟，采薇首阳。野有妇人曰：“子义不食周粟，此亦周之草木也。”夷、齐遂饿而死。唐人李昕《登首阳山谒夷齐庙》诗曰：“……寂寞首阳山，白云空复多。苍苔归地骨，皓首采薇歌……”

再往东去，峰峦起伏，凤凰山顶，有家蔚然，那是商汤王的陵寝。距此不远，一碑傲然，那是9.2米高的“中州第一巨碑”会圣宫碑。邙山东部，罕见高山，陵寝和巨碑，做了奇峰。

邙山，作为帝都的屏障，无数次成为刀光剑影流血漂杵的惨烈战场。

邙山晚眺为洛阳八景之一，会看到什么呢？伊洛如带，凤宿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吧？而东汉的梁鸿看到的却不是这些，他的《五噫歌》穿透了历史的风烟，淋漓着无尽的悲愤。“陟彼北芒兮，噫！顾瞻帝京兮，噫！官阙崔嵬兮，噫！民之劬劳兮，噫！辽辽未央兮，噫！”

“黄尘万丈长安路，折碑三尺邙山墓。西风一叶乌江渡，夕阳十里邯郸树。”

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邙山，古意苍苍中太多人世的沧桑悲凉……

民俗

和璞追叹

王琳宝

一
梦溯长河错时空，荆山楚源觅旧踪。
下和新蛇救仙鹤，神人对弈仰高风。
木秀层峦灵气聚，玉隐陋岩温润生。
偏是樵夫作宝主，三献奇珍到王廷。

二
旷世璞玉历悲欢，下和泣泪血斑斑。
恨无慧眼识宝物，憾有斯足洞苍天。
匹夫遭刑不足惜，楚邦蒙羞何以堪。
世人闻之掩面笑，历武二王真脑瘫。

三
群雄争霸起狼烟，美玉辗转乱世间。
价值连城十五座，谎言欺世千百番。
完璧归赵才多时，玉玺属秦又几天？
若非珍宝命无常，销声匿迹为哪般？

去年重阳节前，檐下的三窝小燕都走了，燕窝空落，人眼迷茫。每周和儿子见面，他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爸爸，燕子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”起初，我想回春春天到了会回来，但这实在是最正确的废话。我不敢断定燕归的确切日期，而这恰恰是儿子要的答案。

我嘟囔。几次后，儿子也不问了。做完作业，他双手支着下巴，看着外面的天空，我似乎能看到那时节燕子翻飞的身影在他眼中起落。

总有人批评我的怀旧，可这个十二岁的少年，怎么也不停地牵念燕子的归来呢？我对他的影响，不会这么快这么深刻吧？我很为儿子感动。孩子，始终有一颗向善向美的心，不让心生老茧，即使染尘了也能让它净化，该是多么美好的人生呢！

我无法回答孩子的问题。多天后，同学剑挺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我们的班长雪燕要在当年的大学门口开一家花店。让我喊上本市的同学，去参加剪彩。

这个柔情万端的女孩子在湘西，当初她就有这样的打算，专门为那些恋爱中的同学服务。当时这仅仅是个梦。毕业二十年，她让梦成了现实。

我们几十个同学，站在她的花店门口，一把把剪刀一齐响起，眼泪在女同学的眼里翻飞。

二十年，这几十个同学就是几十种人生。有人穿金戴银，有人还村姑般质朴，还有人走向单身。仪式结束后，那些如我们二十年前有着青春面孔的校



雅哈垭口 rowater 摄影

随笔

谁等燕归来

程远河

友涌来许多，男孩子买来大把的鲜花，送给他身边紧依着的女友，那份纯粹让人动容。正值周末，他们坐上公交车去想去的地方。

雪燕前年离婚了。如我们的年纪，有多少人说不信了爱情？在集会上，雪燕笑着说，即使离一千次婚，她还相信爱情，即使自己今生再无缘爱情，也永远会期盼和祝愿别人。大家都笑了，但笑得都不一样。好多同学都说，真后悔当初没有勇敢走进一步，结果和最美好的爱情擦肩而过，要是现在，一定私奔不计代价。我想起诗经中的女子，到野外看到美好的景色，高声呼喊：让我和心爱的男子在一起吧？她如璞玉不知世俗，可爱得要命。

我想起这二十年，想我的成长和失落。我在校园给儿子打电话：“燕子现在回来了！”

心从未老去，不敢偏离那些曾经的美好。我自己，越是寒风凛冽，越是胸中奔腾，心中满是春天的画卷。冰化河开，春雷滚动，我就想解下门前

柳树上拴着的马儿，双腿一夹，再加一鞭，跃马出长城，纵横北塞。或者坐上那直下扬州的大船，弃船登岸后高歌长啸，让我的狂野惊醒江南阁楼里一个长眼瞋的春梦。少时檐下长长的冰凌，背着割草翻山的刑笮，伴我二十年的小溪，都是我生命的组成。

我在想，中国的现代化，如果以完全破坏传统美好为代价，那我从心底把它拒绝，哪怕你说我像明清之际的遗民。城市化农民上楼，见到了超市，见不到绿野，在精神上让他们割裂，你让他们幸福只能是骗他们。你可以百倍愉快地奔向最新潮的生活，我也偶尔进一下麦当劳或肯德基，但我吃着它们总难以找到母亲给我烙的葱油馍馍的感觉。我在嘴里不停地嚼动母亲的饭菜，实在舍不得咽下。而我的留恋，总是被你们批为守旧，但我坚持。

心有地方放，穷富都不慌。人和国家都如此。希望老去的只是个别的人心，麻木的却永远不是时代。走向现代，不敢忘却生活里那曾经的美好，怀念并继承民族记忆里珍贵的东西。这是我的呼唤。

我也希望，文章开头的那个燕归来兄弟，能在民族的苍茫风雨中归来，归来。

我檐下的风铃已经响起。

谁等燕归来？让人感怀的不仅是燕归的日期，还有那些痴痴等待的人。我希望，回答的是不停的声音，我，我，我……

成语·郑州

矮人看场

李济通

矮人看场，出自明代海盐（在今浙江嘉兴市东南）人胡震亨所著《唐音癸签·卷六·评汇二》一书。原文为：“今人只见鲁直（即宋代诗人黄庭坚）说好，便都说好，如矮人看场耳。”可以说，这个成语的产生，与唐代大诗人杜甫密不可分，而杜甫所写一组夔州诗则是直接诱因。说来让人难以理解。

唐代宗大历三年（公元768年），杜甫离开巴蜀，乘舟前往荆楚之地时，因天气原因，曾滞留夔州（今重庆市奉节）多日。并写出不少与之有关的诗篇。如《移居夔州郭》《船下夔州郭宿，雨湿不得上岸，别王十二判官》等。当时，由于大雨连绵，船不能行，只好留住江边的后西阁。面对风雨中的西阁美景，诗人感慨万端，诗兴大发，先后写出了《宿江边阁》《夜宿西阁》《西阁口号》《西阁雨望》《不离西阁二首》《阁夜》《西阁夜》等诗十余首。此前，除了与友人的酬和之作外，诗人专注一个地方，并在多个方面为之讴歌、赞颂的现象，殊不多见。尽管此时，杜甫归心似箭，“懒心似江水，日夜向沧州”（《西阁》），“滟滪无险阻，万壑傍檐楹”（《西阁雨望》），心情异常郁闷，但对夔州的眷恋痴迷仍溢于言表，见诸笔端。然而，诗人这组心系夔州的呕心沥血之作，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，甚至被后人所误解。

北宋著名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，为了提倡文艺作品“无一字无来处”和“夺胎换骨，点铁成金”之论，曾以杜甫夔州诗为例，加之赞扬，但很快又被他人所否定。如南宋理学家朱熹就说：“人多说杜子美（杜甫字）夔州诗好，此不可晓。夔州却说的郑重烦絮，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。今人只见鲁直说，便都说好，如矮人见场耳。”意思是说，人们都说杜甫的夔州诗写得好，这个并不准确。把夔州描写得那样郑重复杂，不如他之前写的一首诗。只是因为黄庭坚肯定了夔州诗，大家就都说这些诗好。就像小个子广场看戏，尽管看不到戏，还是要随声附和罢了。显然，朱熹的这个言论是片面、有失公允的。

矮人看场，也作矮人观场。原意为矮小的人在人群中看戏，看不到戏，只能装装样子，随声附和。现在多用来比喻那些不了解实情，却偏要起哄、人云亦云的人。为贬义成语。

新书架

《燃灯者》

杜彦

《燃灯者》展示的是一代知识分子高迈的风骨、超拔的心性，虽已为俗世所遗忘，权贵所鄙薄，却在问道、求善者心中长存。

书首版于2005年，新版增补八万余字内容。书中讲述了一段朴实动人的师生情，再现了一代大师的风骨与情怀。厚重如山，空灵如诗——两代学人精神相续的心灵史、思想启蒙史。

作者赵越胜以心修身，以心观世，下笔谨慎，思力深婉。他笔下的周辅成先生，亲切、简明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布衣中的贵族、凡人里的大师。周先生的智慧、寂寞、笃定，连同他与时代肝胆相照时的呐喊，昭示出的乃是黑暗中的光亮，寒夜里的暖意。赵越胜为燃灯者立传，为思想找寻薪火相传者，也为这个价值与情操缺失的世界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。

旁边忽然传来脚步声，我扭头一看，居然是方震。方震从大路的另外一侧走过来，对我们两个视若无睹，到了门前，掏出两个钥匙，搁到地上，然后退到墙边的阴影里。

看来药不是不方便露面，就是通过方震把门钥匙送过来了。我正要打招呼，方震一抬手：“我只是路过，没见过你们，也没进过屋子。”然后看看手表：“你们有三十分钟。”

方震职务所限，也只能帮忙到这儿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从地上捡起钥匙，打开防盗门，踏进了院子。院子里黑乎乎的，能勉强看清窗下有个鱼池，池中还有一座嶙峋假山，可惜池子干涸了很久。三两株松树矗立在黑暗之中，没修剪过的枝丫伸展开来，宛若鬼魅。

宅子里有电，但为了防止有人发现，我们没敢开灯，各自掏出一个手电筒，轻手轻脚摸进了玄关。玄关一段有点狭窄，手电筒乱晃，无法触及全局，只能看清顶上的吊顶和两侧的假墙——说实话，这么走进来，真有点闯入地宫

盗墓的感觉。

过了玄关，是一个小厅，视野陡然开阔。我们的眼睛稍微适应了一下黑暗，能勉强看清里面布局。

这里布置很简单，整体装修风格以中式为主，红木家具，雕花墙窗，竹屏风，圆绣墩，还有一个大实木书架。药来死后，这些布置一直都没动过，保留在原地。

药不是对屋子结构轻车熟路，带着我穿过小厅，直奔着二楼去。通向二楼的是个螺旋形的木楼梯，一踩上去，就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，真有点夜探鬼屋的感觉。

到了二楼，走廊分成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药不是刚才看的窗户，大概是他以前住过的房间，另外一个方向的走廊尽头，是一扇大门，实木质地，两扇对分，比寻常门要宽上一圈，上面似乎敷设了一层隔音垫，但给装饰成了两团凸起的莲花纹饰，很是精致。

药不是告诉我，他爷爷药来喜欢敞亮的地方，所以连门都做得比别人大一号，看着透气舒坦。我们走到门前，我捏住门上

那个黄澄澄的黄铜圆头把手，轻轻一拧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门开了。

一股微微的霉味先飘出来，恐怕很久不曾通风了。我迈步走进去，手电往前一晃，“哎呀”一声，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只见在黑暗中，药来正悬在半空，一身宝蓝唐装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可没料到会出现超自然的灵异事件，这又不是凶宅！

这时药不是从身后按住我肩膀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你看仔细，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。”

“可是，那不是你爷爷……”我惊魂未定。

药不是把手电调到最亮，往那边一晃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不是什么药来还魂，而是一幅巨大的油画。这是幅人物半身像挂在正对着门的墙上：药来身穿唐装，面带微笑坐在一尊孔雀双狮绣墩上，手持一个青花高足杯，正细嚼慢咽。身前一张紫檀卷书木案，案上放着一件天青釉的马蹄形水盂，旁边树上挂着一个鲮鱼黄海海莲花纹的瓷罐。背景是茅屋一座，远处深壑古树，高云野鹤——看起来俨然一位山林隐者。



能以油画写实的笔触画出水墨画的意境，这位作者水平相当精湛。但问题是……药来老爷子，您得多自恋才会在卧室摆这么大尺寸的自己的油画啊？

药不是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爷爷年轻时是个浪荡子，吃喝嫖赌无一不精，连鸡片都碰过。年纪大了，性子有所收敛，可骨子里还

是那样的人。请人画画这事，也只有他能干得出来。”他把手电对准画像上药来的脸，端详良久，不肯挪动脚步。画中的爷爷和现实里的孙子，就这么彼此凝望着。

屋子里忽然安静下来，我没有催促，我能够体会他的心情。

“给他这幅油画的作者，是我的朋友。当时我在国外，没办法回来，就请朋友定制了这么一件礼物，算是给爷爷的寿诞贺礼。当时全家人都反对，觉得这么弄不吉利，只有我爷爷乐得不行，特意打电话夸我，问我什么时候回来。说起来，这画我也是第一次看见……”

他后面的话没说完，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画还在，画中人却已经不在了。

“不好意思，耽误时间了。”药不是放下身段，搓了搓脸，迅速恢复成平常语调，“找东西吧。”

这间卧室很大，得有三十多平方米，外面还有一个独立的露台。我们两支手电在里面晃了一圈，里外找了几圈，搜得不少，可唯独没有那个“三顾茅庐”人物故事青花罐。这罐子高度将近三十

厘米，腹部周长也有二十多厘米，这么大的东西，不可能漏眼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们两个又各自检查了一遍，沮丧地互相报告。我说：“会不会是你家里人把这个人物品罐拿走了？”

药不是摇头：“不会，我爷爷这里好东西很多，都摆在这儿呢。”

我刚才也注意到了，这卧室里跟个瓷器宝库似的，窗台上、床边、阳台口、书架上，到处都摆着瓷器，架子上是定窑的刻花盆，旁边是青花龙凤纹洗，台前一尊缠枝莲花球瓶，一张云钩插角的明代木桌上搁着黄地绿彩云龙碗和缠枝牡丹釉罐，墙角还放着穿花三足双耳炉——有碗有盘，有炉有杯，种类繁多。

我对瓷器了解不深，这些东西的门道说不上来，但作为一个玩古董的人，天然有一种直觉，这里的东西个个都有来历。它们大概是药来生前最喜爱的收藏，所以搁在卧室里，可以随时玩赏。若是家人收拾遗物，不该只动这